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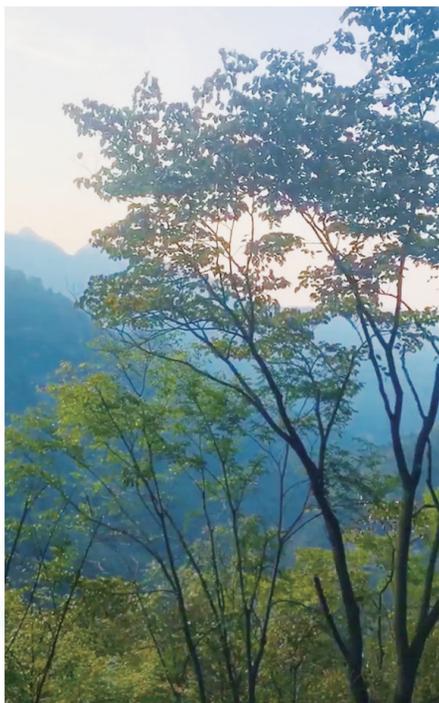
一个人的唐诗之旅(十六)

◎李长三

四,问道武当山

2018年10月15日,我离开武汉,来到了向往已久的武当山。说起武当山,我是有着很深的渊源的,因为它不仅是座道教名山,而且还是赫赫有名的武术圣地,是中国内家拳的发源地,我习练多年的八卦掌正是源自武当派。提到武当派,就绕不开武当派的创始人张三丰,张三丰是武当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影视剧中的张三丰仙风道骨,武功高深莫测,是个神人。而真实的张三丰,也确实是个半人半仙的存在。他生于1247年的南宋,14岁考中文武双状元,18岁担任博陵县令,33岁辞去官职,在武当山出家为道。他是太极拳、太极剑的创始人,是内家拳开派宗师,是武林泰斗,又是长寿奇人,有人说他活了200多岁,跨越了宋、元、明初三个朝代,也有人说活了170多岁,有个稍微靠谱的资料显示是141岁。他的高智商、高武功、高长寿都充分说明张三丰绝不是普通人。他开创的武当派博大精深,形式多样,除太极拳以外,还有八卦掌、心意拳、武当拳、武当剑、武当轻功等等,也相继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武术大师,如董海川、杨露禅、孙禄堂以及武当剑客宋唯一、李景林等等。董海川师从武当派的碧氏三霞(碧月霞、碧灯霞、碧尘霞),最后以八卦掌传世,成为八卦掌开派宗师。董海川自创立八卦掌以来,门下高手如林,如:尹福、程廷华、张占魁、梁振甫等等,他们每人又根据自身特点,自立门派,尹福是尹氏八卦,程廷华是程氏八卦,以此类推,所以八卦掌也是门派分支最多的一个拳种。我的武术老师就是程氏八卦掌第四代传人,我作为第五代传人,来武当山更像是一次寻祖问道之旅,故名“问道武当山”。

武当山又名太和山,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“仙”字,群峰叠翠,云雾缭绕,变幻无穷。故有“天下第一仙山”之称。武当山有七十二峰,三十六岩等胜景,风景名胜区以天柱峰为中心有上、下十八盘等险道及“七十二峰朝大顶”和“金殿叠影”等,由于景点太多,我只能从印象最深的几个景点讲起。先说逍遥谷,我是从太子坡一路走入逍遥谷的,一开始好像还有几波游人,随着脚步的深入,整个峡谷就剩下我一个人了。逍遥谷四面环山,树木葱茏,溪流淙淙,峡谷的三块巨石上镌刻三个红色



大字——逍遥谷,大字下面有位仙人雕塑,斜卧在溪流边,一派逍遥自在模样,我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。我喝了口矿泉水,然后静静感受初入山中带来的愉悦。由于没有了游客的喧哗,谷底溪流的水声也显得格外清脆悦耳,也许过于惬意的缘故,我竟然斜躺在石壁上睡着了。大约迷糊了二十分钟,我被几声撕心裂肺的叫声惊醒了,原来不远处有几只猴子,其中一只用苦大仇深的眼神看着我,我忽然觉得后背发凉,郦道元《水经注》所云:“猿鸣三声泪沾裳”果然不虚,猿猴的叫声真是凄厉。我从青石上站起来,很友好地向猴子招了招手,但它们好像并不接受我的好意,一溜烟向着树间逃去了。

接近中午时,我来到了紫霄殿,紫霄殿始建于北宋宣和年间,是武当山八大宫观中规模最大,保存最完整的道教建筑之一,紫霄殿规模宏大,气场强大,大有皇家宫殿的风范。我看了一下介绍,原来明永乐皇帝称帝后,投巨资北建故宫,南修武当,武当山成了皇家的家庙,进行了大规模重修和扩建。紫霄殿门前建有护城河,建筑布局对称,两侧以配房等建筑分隔为三进院落,构成一组殿堂楼宇,鳞次栉比、主次分明的建筑群。我把殿里殿外完整看了一遍,然后继续攀登在上山的路上。大约下午三点左右,到达了南岩。

南岩是真武大帝得道飞升之“仙境”,也是八仙之一的吕洞宾修道之地,这里还留有他的一首诗《题太和山》:“此是高真成道处,故留踪迹在人间。古今多少神仙伯,为爱名山去复还。”这是全唐诗里唯一一首写武当山的诗。

南岩是武当山36岩中最美的一处,也是景区观光车的终点站,再往其他景点,只能徒步行走了。上面的酒店和餐馆很多,我在一个叫做太极会馆的酒店住下来。没想到的是,这个会馆竟然是个山景房,室内的装修完全是中式风格,紧凑而精致,床头上方挂有两幅清代山水画,虽是复制品,却是实木精装,床内侧的沙发上摆放了一套干净而别致茶

具,从窗外看出去则是起伏连绵的青山,绿树葱茏中还有几束鲜艳的红树,与翠绿形成鲜明的对比,大山的上方则是一抹淡蓝色的远山。我被这一窗美景惊艳到了,心情顿时大悦,面对这么好的风景,这么好的茶具,我突然想喝茶,翻了一下行李箱,却发现忘带茶叶了,酒店和外面的商店也没有买到,于是,我又乘坐景区的观光车到了山下,在山下的商店购买了两盒滇红,然后又匆匆赶回山上。这个距离不算近,毕竟是徒步走了大半天的距离,如果不是观光车是根本做不到的。我进到房间,冲泡了刚刚购买的红茶,对着窗外的山景美美地喝起来。

待到芳茶饮透,观足了山景,我走出酒店,奔着南面的景点而去。崖壁附近以及右侧的石亭里聚集了很多美院的学生在写生,另外也有来自各地的中青年画家,他们坐在自带的马扎上对着西边的山峰认真地刻画着,不知不觉中,也成了风景的一部分。这里可以通向三个重要的景点,一个是乌鸦岭,再就是龙头香,还有一个就是金顶(天柱峰)了。乌鸦岭和龙头香离南岩都很近,而金顶还有一段距离,也是最难攀登,最考验体力的一段路程。我先是去乌鸦岭走了一圈。乌鸦岭在南岩左上方通往天柱峰的地方,需要沿着一座巨大的岩壁的石径往下走,然后再折回到石壁的左上方。这时,路边一位扶着空轿子的中年男人向我打招呼,问我要不要坐轿,我疑惑地问了一句:“为什么要坐轿子?”他说:“金顶太高太陡了,你自己最少也要四个小时才能爬上去,很累的!”我又问了一句多少钱?他说:“800元。”我略微沉思了一下,他好像以为我怕贵,赶忙劝导说:“出来玩别怕花钱,也体验一下坐轿的感觉嘛!如果定下来,明天早上三点起床,我们三个多小时就能把你抬上去,保证让你看到日出!”我看了下他们的年龄,和我也差不多到哪儿,我还真的不忍心让人家抬着走,最主要的是我自认爬山一直是强项,不需要抬,就果断拒绝了。

乌鸦岭的树木异常高大繁茂,藤蔓悬挂在树枝上,背后的青山则重重叠叠,与树木互为衬托,夕阳照在树间,不时泛起缕缕霞光。我的心也随之安静下来,坐在石径边上开启了无限遐想模式。太阳落山了,乌鸦岭的色调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。这时树木的上方忽然传来几声乌鸦的“啊——啊——啊”的啼声,这声音越来越大,越来越多,很快遍布了整个山岭,这声音回荡在山谷之间,异常的诡异,让人分不清是哭是笑,是悲是喜。

我返回南岩的路上又遇到两个抬轿子的轿夫,他们艰难地抬着一个胖胖的游客,看样子是从金顶下来的,看着两个瘦瘦的轿夫抬着胖胖的一个大男人,竹竿做成的轿子颤巍巍,在走过一个急转弯并且陡峭的路段时,抬轿的人倾斜着身子,小心翼翼地拧转着轿竿,坐轿的男人虽然一脸紧张,却也一幅作威作福的样子,我忽然觉得有点想不明白,就不能自己走下来吗?可是转念一想,人家可能真的走不动了,况且,如果人人都不坐轿,这些抬轿人是不是就没钱可赚了?这样一想,倒也算得上是公平交易,不存在谁压迫谁,谁剥削谁的问题了。

第二天,我凌晨三点准时起床,向着金顶走去。这个点的山路上黑的出奇,静的出奇,我真希望能遇到一帮一起爬山的游客,那样起码不用担心走错路,遗憾的是一个人也没遇到。开始的那一段是经过乌鸦岭的,这一段很熟悉,再往前走我心里就有点没底了,最主要的是看不清路,还担心走错,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,一路照着前行。开始的山路还算平坦,越走越陡峭,越走越曲折,越走越黑暗,除了能看到脚下的路,其他什么风景也看不到。倒是能听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声音,有似鸟非鸟,似兽非兽的叫声,还有风在树间的沙沙声。我分不清是哪,只是一股劲儿往前走,大约走了三分之一路程时,我忽然一阵腰痛,也许是连日奔波的劳累,抑或是受了凉,我的腰椎忽然出了问题,疼得竟然不能直立行走。我坐下来休息了一阵子,然后忍着疼痛继续爬。

时间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,天开始有点发亮,山的形状开始显现出来,树木也基本看出了层次,我判断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,但是山路也愈发陡峭,而且我的腰痛也愈发严重,我干脆做了一个很不体面的动作,像动物一样四脚着地往上爬,真正体会了“爬”山的感觉,我庆幸路上没有遇到游人,不然我会为自己的狼狈而尴尬。我几乎是连滚带爬走完了最后一段。

我望见了金顶,看到了峰顶层层叠叠的宫殿,我长出一口气,总算登顶了。金顶的游人不算少,却并不拥挤,我很纳闷,我上山的时间已经够早了,他们是什么时候上来的呢?我问了几个游客,得知他们都是昨天晚上住在金顶的。站在金顶,可以环绕七十二峰在云烟处起伏缥缈,最令人称奇的是太和宫建筑群,设计布局依据天随山就势,充分利用山形的起伏,错落有致,肃穆庄严,在云雾缭绕之中,犹如天宫。可谓是:“千层楼阁空中起,万叠云山足下环。”

据说,太和宫建筑群比北京故宫的建筑量还要大几倍,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,历经14年才建成,最上面的金殿是用三百公斤黄金打造,就连这里的石台基都能买美国的一条华尔街,最神奇的是金殿里有盏长明灯,600年都没熄灭过。

金顶是武当山最精华的看点,不登金顶就不算来武当,虽然辛苦,却很值得。但这次游武当山也有几个小遗憾:一是由于突发腰疾,耽误了一个小时,错过了看日出;二是,以前在电视纪录片中,有很多道士乘着朝霞,在云雾缭绕的金殿周围打坐、练拳,但这次一个道士的影子也没看到;三是,不仅没看到日出,就连云海也只是淡淡的一层,尽管丽日照耀下的七十二峰依然震撼,总觉得缺少了武当山特有的“仙气”。

值得庆幸的是,在登上金顶之后,我的腰椎痛竟然神奇般的好了。我舒展了一下四肢,练了一趟八卦太极拳,顿感神清气爽,又恢复到正常状态。这也算是武当之旅的一段奇遇吧! (待续)

作者单位:区文联

孙臧和庞涓作为同窗好友,从开始的惺惺相惜、无话不谈,到后来的反目成仇、水火不容,以他们所统领的两个国家军队之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战役,一次是桂陵之战,一次是马陵之战,这两次战役规模之大,影响之深,都载入了历史,并且围绕着他二人,还产生了“围魏救赵”、“田忌赛马”、“胯下之辱”等我们现在都能耳熟能详的成语。

在那个战国时期,以“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”七国为大,另外还有“越、晋、蜀、卫、郑、宋、周”等小国或七国的加盟国,当时的情况就是打打打,今天这个国攻那个国,明天那个国侵犯另一个国,总之战乱不断,民不聊生。

孙臧和庞涓是同班同学,共同跟鬼谷子老师学习兵法谋略之道,由于关系不错,两人还拜了把子。孙臧谦逊好学,庞涓骄傲自大,在跟鬼谷子学习了一段时间后,庞涓感觉学业已成,可以找地方施展他的学识,便辞师下山,前往魏国,当时的魏国在战国七雄里算不错的,国力鼎盛。在魏国,庞涓得到了重用,做了统领军队的将军,这个时候孙臧还在跟鬼谷子学习深造。

由于庞涓嫉妒孙臧能与阴谋狠毒,担心同门好友孙臧超过自己,于是设下一计,给孙臧书信一封,说自己在魏国得到重用,邀请孙臧前来共同开创宏图大业,孙臧轻信庞涓,于是下山投奔他,不久后庞涓捏造罪名,对孙臧处以了肢刑和黥刑,即砍断双脚和脸上刺字。孙臧忍辱负重,装疯卖傻,在齐国使者出使魏国时使者把他偷偷带到齐国。

在齐国,孙臧用他的军事才华得到了齐国名将田忌的赏识,在田忌的举荐下,也得到了齐威王的重用。

历史上的桂陵之战发生在公元前354年(周显王十五年),是齐国和魏国之间的一场争霸战,当时魏国因魏国的改革而变得更加强大,因而引起了齐国、楚国、燕国、韩国、赵

我的村庄,名字以“道口”为后缀,不知具体是因了哪条古大道,但我的村庄一直是镶嵌在徒骇河边的,如果村庄是我的根,那徒骇河便是滋养我的源泉。我对徒骇河有着太深的感情了,一时提笔,竟不知从何说起。

其实,我们这一带的人管这条河叫“土(海)河”(音),我一直以为这是方言的缘故,其实不然,《惠民通志》中记载:“徒骇河,俗称土河,‘土’谐音‘徒’,古人尚古,俗以禹迹徒骇河称之,明清时期渐成为正式河道名。”《禹贡校论校正(国家社科基金项目)》记载:“古时黄河最大支流,又称武水、会水、俗称土河、源河。”《山东通志·东昌府河川》记载:“古漯河、黄河支流也,俗名‘土河’,亦曰徒骇河道。”《商河水志》中这样记载:“现在使用的徒骇河一名可能在历史上以‘土’会‘徒’,或者漯、土、徒读音相近,借用九河古名演变而来。”……可见,我们祖辈传下来的“土(海)河”名字也未尝不正确。

我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徒骇河陪伴了我的成长,我见证了徒骇河的变迁。

如果我的童年是“坐井观天”,我的村庄便是那口井,徒骇河便是那一片天了,这足以让我满足。徒骇河边长大的孩子,浑身上下都透着泥土的气息,我们在水草丰茂的河滩里,捕捉肥硕的蚂蚱,用狗尾巴草串成一串,拿回家喂猫,或者烤烤吃;在河边的沙滩上,捡拾脚掌大的贝壳,挖挖壕,堆城堡、打水漂;将长得一节一节的藤草草,结成成长长的绳子,从桥栏上伸下去,看着它随着流水飘动,撒手之后,迅速跑到另一侧的桥栏上,看着它漂过来,然后漂远,仿佛那草绳载着我们许下的愿。

光着脚在河边踱水,太阳照在宽阔的河面上,散作满河的星星,波光粼粼,意识出窍,觉得这就是大海,那是我第一次幻想大海,后来,我得知徒骇河是通向大海的,对,就是我们家门口这条土河,它是通向大海的!我可以从这里出发,乘着竹筏像孙悟空那样,去寻找大海,路途很遥远,会遇上风浪,可终归能够到达!年少时的梦啊,像朵朵不凋零的花……

河滩里的庄稼地高出河滩大约一两米,汛期地里的水可以排到河里去,遇上河水暴涨,一般也不会涨到庄稼地那么高,如果真的涨到庄稼地里来,还有大堰这道屏障。在我们村的庄稼地上,也就是河滩那里,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堆起了一块四四方方的高地,与庄稼地齐平,中间隔着一条大约一两米宽的壕沟,像极了一个小岛,站在上面就像站在船头,可以看见不一样的河面,不一样的桥。夏天,一放暑假,我们就由学生变成牧童,牛也与我们一样,开始享受假期,我们牵上牛,带上长绳、铁轭子,到河滩,找一块目之所及尽是茂密野草的地段,

在核心处,砸下铁轭子,将牛栓下,它们开始吃,我们开始玩,它们是半自由的,我们也是半自由的。“岛”上

国、秦国的戒备,加上魏国派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,赵国向齐国发出求援信号,齐国决定出兵救援赵国,以此维护其在中原地区的利益,也希望通过救援赵国削弱魏国的实力。齐王命田忌为统领,孙臧为军师率兵援救,孙臧认为魏国以精锐围攻邯郸,国内肯定空虚,于是出计给田忌,率军围攻魏国国都大梁,魏军将领庞涓听说后立刻从邯郸撤回赶往大梁,孙臧在庞涓撤回中途必经地桂陵设伏,致使庞涓大败,被孙臧擒获,这也是“围魏救赵”这个成语的由来。

对于孙臧和庞涓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的发生地,现在很有争论。桂陵之战发生地,目前有两个流传比较广的版本,一是河南长垣西北,二是山东菏泽东北。马陵之战发生地,现在也有两个版本,一是河南范县西南,二是河北邯郸大名马陵。根据我老家祖祖辈辈的传说以及我小时候看到过的场景,我故以为,桂陵之战的发生地,也有可能发生在济阳区曲堤街道潘家村和卜家村、沙窝陈村,金李村一带。

我记得四十多年前我小的时候,在姜集干渠以西,潘家到魏铺路的以南,有大片冒着白面的盐碱地,白茫茫一片,那个时候是生产队,这种盐碱地是不能种小麦玉米的,只能种植耐盐碱的高粱,夏秋时节,一眼望不到头绿油油的高粱地,风吹过沙沙地响,很是壮观,像极了郭小川笔下那片青纱帐。

那时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把高粱棵底层已经枯黄发干的高粱叶拔下来,塞满竹筐,背回家喂羊,有时候会在沟边的立面用镰刀挖一个洞,中间铺上树枝,上面放上偷来的玉米或地瓜,底下用高粱叶烘烤,烤得半生不熟,我们吃的津津有味,每个人嘴上脸上黑乎乎一片。高粱收获后,经常在地里看到青砖和瓦片,有人说曾在这里挖到过铜矛和铜戈,从高处看,有两道浅沟的痕迹向西南金李村方向延伸。传说这就是孙臧庞涓当年大战时,孙臧给庞涓

浅谈孙臧庞涓桂陵之战

◎潘美冬

我的村庄我的河

◎卢成燕

微风习习,蝉鸣、鸟鸣混成夏日特有的交响曲,小孩子拿着树枝戳蚂蚁,小孩子依在树下读闲书,有时候一些男孩子会去河里捉鱼,再到地里偷掰几个玉米棒子,找个合适的位置,架起篝火,上面烤鱼,下面焖玉米……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用小刀在光滑的树身上刻字,刻“早”字,刻“好好学天天向上”,刻自己的名字、刻“仇人”(打了架的同学)的名字“×××大坏蛋”……第二年暑假,当我们再来“岛”上,那些字就变大了;第三年,变得更大;笔画像开裂了一样,第四年,第五年……那些字大到模糊了,成了树的一部分,而我们也像刻在树上的字一样,由清晰的少年,一岁一岁长大。

架在徒骇河上的生产桥也是一道别样的风景。据《济阳县志》记载,建国初期,我们村口的桥是一座木桥,1980年前后,改建为钢筋混凝土排架桥。

小时候,我们常在大桥底下玩耍,两个桥墩根之间的横梁是我们休息的床,铺一条化肥袋子当床单,听着潺潺流水声,吹着过堂风,悠悠悠悠,美哉美哉;男孩子们会去攀爬那些从桥底穿过的石油管道,像铁道游击队一样,嗖嗖地向东冲……

正上方的桥顶上,不知是谁用粉笔写下“黄四娘家花满蹊,千朵万朵压枝低”“道口美少女,留住青春,永远美丽”“×××,我爱你”桥顶像一面烟熏的墙,字迹早已泛了黄。

中学以后,我很少去河坝耍了,一切关于徒骇河的美好都被锁进了记忆。而这期间徒骇河也遭遇了重创,酱油色的河水裹挟着刺鼻的味道,令人作呕。河滩早已没有了河蚌,鱼虾也已灭绝,即使有幸存下来的,也没有人去捕捉来吃了,我们的农田灌溉也别无选择,徒骇河啊,短短几年之内,竟成这番模样,谁之过?谁之错?从义愤填膺到无可奈何,徒骇河是我闭口不提的噩梦,我

摆的迷魂阵。

在南边不远的沙窝陈村,也有一个流传了很多年的传说,村西北角当年有一个小庙,庙后有一口水井,井里插着庞涓战败后投到里面的宝剑,只有剑柄在水面露着,沙窝陈村的人把绳子拴到剑柄上,几个人合力拉,拉不上来,换成粗绳,安上滑轮,用十多头牛,也没拉上来。

在西边不远的卜家村南,有一片茅草地,中间有一小片茅草叶子长得和周围的绿色叶子完全不同,是血红色的,传说是当年孙臧和庞涓在此大战,开始庞涓由于人马众多,占据了上风,把孙臧的大军团团围住,孙臧只能躲进高粱地里,眼看就要被庞涓抓住,孙臧急得仰天长急呼“愿苍天开眼,助我一臂之力”,话音刚落,只见狂风大作,电闪雷鸣,倾盆大雨从天而降,乌云间出现了九条巨龙,上下翻腾,时而在空中盘旋,时而用尾巴抽打地面,在高粱地里拍出了九条弯曲的通道,这时有一条龙从天上落下来,在地上翻滚,看样子很痛苦,那八条龙也落到地面,头尾相接,围成一个圆圈,把那条龙围在中间,圈中金光闪闪,一缕火光冲天,原来一条小龙降生了,这时那九条巨龙带着小龙腾空而起,消失在乌云中,孙臧按照巨龙尾巴拍打的方位命令军士摆下迷魂阵。当庞涓的人马冲进高粱地时,立刻迷失了方向,就像无头苍蝇一样乱冲,而孙臧命令士兵按照九龙道的指引,东拼西杀,把庞涓军队打得丢盔卸甲,溃不成军,最后不得不溃逃,孙臧大胜,并擒获庞涓,此处的血红色茅草就是当年巨龙生小龙的地方。

这些传说在我们这边流传了几百年,真实也罢,杜撰也好,却在我们这边妇孺皆知,流传甚广,并且和其他传说一样,共同汇成了我们当地的社会人文发展史,并且会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而继续流传下去。

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,时间过去了两千多年,当年惨烈的战争也随着时间而落幕并尘封,其实这两场战役到底发生在何处,已不再显得那么重要,我们看重的是给我们后人留下了“田忌赛马”、“围魏救赵”等经典的典故成语,能让我们在看到这些成语时,大脑里会浮现出当年的情景,会想到古人的智慧与才能,这就足够了,你说呢?

作者系曲堤街道潘家村人

的村庄也因这条臭水河变得黯然失色。随着经济快速发展,国家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,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被淘汰了,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深入人心,徒骇河流域生态环境日渐好转,河水清了,鱼虾多了,白鹭来了……

历经千帆,少年归来,我参加工作了,就在徒骇河边上。从班上到我的村庄,5华里的路程,我常常骑着自行车从大堰上缓缓驶过,夏天,太阳从茂密的树林里透下一丝丝斑驳的光,一路风景,一路清凉。堰上的柿子园还在,高大粗壮的柿子树像一蹲蹲老神仙,几十年如一日,守望着徒骇河,守卫着我们村。秋天,通红的柿子挂在高高的树枝上,像一颗颗小灯笼,映着徒骇河的碧波,甚是好看。

村口的老桥,因年久失修,成了危桥。2020年,老桥的使命彻底结束了,一架高标准现代化新桥横跨徒骇河两岸堰堤,回家不再绕行了,也不再爬坡了。新桥路面很宽阔,车辆来往,不必刻意避让。为了安全,两侧的桥栏建成了实心的,整个桥像一艘渡槽,算不上美观,但很壮观,两岸群众皆大欢喜,我的村庄也因此变得神气起来。

近些年,政府又对徒骇河进行了清淤,建设了许多新的涵洞,农田灌溉更加便利,河水也更加清澈了,古老的徒骇河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。河面撒着渔网,撑着网的竹竿上,常常有白鹭停留,这北方的河竟有了几分江南的姿色。大批的摄影爱好者,来徒骇河拍摄,拍飞翔的鹭群,拍金黄的麦田,拍丰收的果园,拍太阳照在徒骇河上,如诗如画,如梦如幻。

见过了大江、大河、大海,但在我心里,最美、最神圣的还是村口的徒骇河。她像一位母亲,从遥远的莘县缓缓走来,跨过广袤的鲁北平原,流经无数个村庄,最终流入大海。海很辽阔,但不及母亲的心,她带着一家人,笨路蓝缕,披荆斩棘,历经千难、枯竭、洪涝、污染……从一穷二白到小康富裕,从荒烟蔓草到山清水秀,以一颗泰然平稳的心对接大海的波澜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,风吹稻花香两岸,我家就在岸上住……”齐羽老先生说过,大河不是指哪条大河,谁家门口没有一条河呢?这就是我的村庄我的河。

作者单位:区委党史研究中心

